



樱下起舞

◎李斌

寻找江家桥

◎徐织

城闸河,60年前一条宽阔的市内航道,河上桥四座:三元桥、易家桥、放工桥、江家桥,河水过陆洪闸。斗转星移一甲子,而今再走城闸河,三元桥易名宝塔河,向东南出陆洪闸,流向裤子港河,此水今为“南川河”。

旧水在图纸野风中隐隐,新流在石驳水岸间悠悠,城山绿绿水粉英一路赏心悦目。沿河行到易家桥,60年前普查资料记“易家桥,石块桥墩,桥宽7.5米,桥下五孔,中孔高至8米”“拱高行船,路平跑马”,而今桥面平坦,车水马龙;桥下无舟,一任清流。

顺着宝塔河,走过易家桥,依据旧航道图,下一站应有江家桥。新旧叠影里却难觅踪影,我闻道犹迷,不知所向。

翌日,老伴陪我同行,直奔陆洪闸。老伴忆旧:“当年,陆洪镇沿河民居聚集,商販吆喝,是一座刻满生活皱纹的古镇,今陆洪小镇老街新颜,步入其中恍如隔世。”

草坪上春柳飘逸,几名老人在挑杂草,近前相问,答曰:“这条大河就是城闸河,向西直达八厂。”

老伴回忆:“城闸河水面最宽处44米,主航道水深2米,全年可通航30吨船舶。”

同一地方同一条河流,时间影像帧帧页页,画桥流水飞花舞,人影稀疏雨意浓,重叠的记忆里,哪一段流水上架有江家桥?

1920年秋风乍起,张謇等一行人走上江家桥,眺南五山青葱,四顾稻田无际,“野静河流阔,芦稍一向风”(张謇诗句),水运畅达,招工无忧,有“地利人和”之便,随即拍板八厂选址于此。

然天时不由人,其时国际风云压东线,国内军阀混战,局势多舛致使民族工业日渐衰落,张謇创办的大生老厂亦出现资金难筹、困局难梳,企业经营如履刀锋,张謇暮年诗句“呜呼,覆巢之下无完卵,野老洒泪江风前”(《孤愤1926.3》),江家桥见证了张謇创办棉纺织业的兴盛与衰

退。江家桥是民族壮志的铁肩,挑起了三元桥的古朴优美、陆洪闸的豪爽奔放。

听说我寻江家桥,朋友赠南通第二棉纺织厂口述史《风雨兼程百年路》,这是亲历者们讲述百年老厂跌宕起伏往昔的珍贵资料。从名称看变化:大生八厂(1920年)、大生纺织副厂(1926年)、江北兴业公司钟渊纺厂江北第一厂(1939年),至新中国的南通第二棉纺织厂,百年风云惊雷声声,江家桥畔镌刻着历史的变革。

由此,我认识了爱厂如家的工友们:晓如、小平、阿美姐。年过八旬、纺织工人出身的阿美声音洪亮:“约一下汤健吧,他是活地图!”

我们相约文峰广场,老汤爽朗健谈,他说:“少年时,我从易家桥跳入水中,一口气能游到江家桥!那时河很宽,水很大!”好生动的开场白。

老八厂街巷沿城闸河南岸而生,而今南川河依恋虹桥路,格局依旧风貌韶光,老汤说:“虹桥路西起长江路东至工农路,大道向东。这条路的建成是通棉二厂退城进园决策的成果,也是百年老厂最大的变化!重组大生集团,纺织业归拢到唐家闸大生生产基地,通棉二厂以及八厂街彻底改造,建成现代人文景观的街区,融入四通八达的交通,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换新颜!”

在文峰广场西侧,一道流水横过虹桥路地下宽大的涵洞向南流淌,老汤和我老伴异口同声:“这儿就是江家桥!”

啊,这就是江家桥!江家桥不再是一座桥梁,它变为虹桥路上一段近30米的马路,水从马路下流过,有谁会想到脚下的路曾是百年前“如雷贯耳”的名桥呢?江家桥曾很高大:全长22米,桥宽6.4米,三个桥孔,中间通航,桥的主跨7.1米,桥底标高5.7米。

寻桥至此不再迷茫:江家桥与城闸河平行,它是八厂街上的一座桥,城闸河一股分流经江家桥向南至八厂库房,运棉船从城

闸河来,过江家桥,原材料直接卸货进库,纺织成品又从这儿装船运走。而今,仓库旧图像叠压在新建筑影像下,我依稀遥见城闸河上运输船过桥时撑篙有力地抖动,仿佛听到装卸工人的号子声。此时此刻,我心里升起无限的敬意,百年前伟大的民族实业家张謇选址江家桥建新厂是何等的睿智——河流、码头、仓库,一座布局神妙的现代工厂,借助流水的便利,提高生产效率。

信步毗邻的中华慈善博物馆,面对通透、明亮、豁达的多元素建筑,老汤不无自豪地感叹:“这里保留了我们的老厂房!”是鉴赏,更是无尽的怀念。棉纺车间迂回往返的空间在改造中融入温馨与大爱的缱绻与沉思,把张謇慈善立业之举绵延传递,百年老建筑留存简约古朴,赋予爱的新使命。

漫步在新旧变幻的空间里,我一次又一次抚摸老建筑的岁月留痕,旧厂房大门上一幅标语“增进工作效率 发扬民主精神”分明写于1957年汉字简化改革之前,字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,老标语留住了国棉二厂人的昂扬朝气。

老汤说:“江家桥的故事太多了,1999年拆除江家桥,桥墩处发现了日军留下的碉堡基石。1939年,八厂被日本人占领,侵略者掠夺了我们的纺织资源,奴役我们纺织工人。”南通纺织工业受屈辱的一段历史沉重地埋在江家桥下。江家桥东抗日游击队顽强地对敌斗争,震慑了碉堡内的侵略者,这段抗战史写出了江家桥人民的勇敢。

再走城闸河,寻找江家桥,是我得悟最深刻的一次寻流,江家桥历经岁月风雨,斑痕累累,直至它消失。新旧图纸上水道重合,桥从有形到无形,我收获了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的深邃,刻在古往今来的记忆里。

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桥,那就是岁月的跨度。

蒿团里的母爱

◎顾建兵

玉兰
一瓣

清晨,手机屏幕亮起,弟弟发来的视频和图片跃然眼前——母亲正忙着打糯米粉,身旁的一大篮子本蒿草裹挟着湿润泥土的腥气,散发着乡间独有的清香。午睡时分,弟弟又传来消息,母亲已做好了一大筛子青团的半成品。原来,今日母亲终于又做我始终心心念念的本蒿草青团了。

昨夜散步时与母亲通话闲聊间,母亲突然提及:“你这次回城忘记带我做的蒿团了吧?我都已备好在桌上了。”我嘿嘿笑道:“这哪能忘呢?是故意没带。您这次做的味道不纯,颜色发白,蒿草香也不够,怕是用水蒿草做的吧?”

母亲先是惊讶,继而好奇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我解释道:“农村蒿草有三种:野蒿草叶子带刺却无香,不堪入食;水蒿草叶大汁多,虽香却平平;唯有本蒿草,叶小圆润,朝阳一面深绿,背面微白,香气浓郁,才是蒿团灵魂所在。”母亲听后惊叹不已:“这里面的区别连我们当地许多老农都不懂,没想到你倒是清楚得很!”

我得意回应:“我可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!高中落榜后曾随父亲开过拖拉机,操作过脱粒机,挑过稻把子,吃过百家饭,这点常识还能不知?”母亲连声附和。其实每年清明节前,母亲必定是要做蒿团的,因为那是她祭祖时不可或缺的供品。只是今年母亲因忙碌又连续咳嗽几天,加之如今在农村本蒿草又十分难寻,只好将就用水蒿草做了青团,没想到竟被我识破。

听着母亲的惊叹,恍惚看见时光一下又倒流回童年时代,自己拎着小篮子屁颠屁颠跟在母亲身后大喊:“娘,快来看,这里的蒿草又多又大!”母亲过来瞅了一眼:“孩子,这是水蒿草!我们要挖的是本蒿草,它是长这个样子的!”那时母亲总围着那件褪色的蓝色围裙,一手拿着小锹走在田埂上,耐心教我辨认各种植物:“艾草驱邪、蒲公英利尿、金银花法火,而本蒿草是春神的信使。”

我忽然发现电话那头没有了声音,忙“喂”了一声,母亲只“嗯”了一声作为回应,原来是母亲沉默了。我忙安慰道:“其实水蒿草做的青团也是好吃的,只是比起本蒿草团差了一点。”我还和母亲打趣道:“你还记着这个‘喂’吗?你除了喊父亲‘喂’以外,还喊过他什么?”电话那头母亲笑了起来。原来母亲姊妹四人,她排第三,父亲生前喊了母亲一辈子的顾三,但我却从未听母亲喊过父亲一次大名或小名,更别提叫哥哥了。记忆中母亲有事需要呼唤父亲都是两个字,一个是“哎”,另一个是“喂”,距离近用“哎”,距离远用“喂”。虽然我很好奇,但母亲对此从不肯多说。

果然,只听母亲又轻轻叹息一声:“明日一大早我便去寻本蒿草,重新制作蒿团,后天让弟弟给你捎来。”我忙说:“不急不急,周四或下周五再做,我周末回来拿。”母亲说:“时间不等人啊,再过些日子本蒿草的茎叶就渐渐老了,不宜再用来做蒿团吃了。”母亲个子不高,略微有点驼背,头发灰白,有较重的支气管炎,走路总是慢吞吞的,做事也一向慢悠悠的,没想到这次动作如此利索。

看到弟弟拍来的一大筛子本蒿草青团,我口水直流。其实这个季节的蒿团既是舌尖踏青,又是中医智慧的传承。依据中医五行理论,肝属木,旺于春,春季万物生长,肝气也随之旺盛。像青蒿草这样在田地当中应季的绿叶野菜,它在中医学里是主沉降的,可能带有一点苦涩感,但有泻火功效,每年清明节前后吃些蒿团,护佑当年不受疾病之苦。我嘴上没说什么,心里却乐开了花,盘算着这次一定要带些给同事一起尝尝。若他们能再说一句“好吃”,我想母亲就是再苦再累也会觉得很开心!